

影视剧
筹拍中

陈朝故事
短篇

老爷有喜

老爷我无意
却招惹了腹黑、霸道、
傲娇、毒舌、
纯情五夫临门……

LAOYE
YOU
XI

著

随宇而安

随宇而安【经典再版】
搞笑温馨又带点伤感的女尊言情！

世间所有神仙眷侣
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老爷有喜

老爷我无意
却招惹了腹黑、霸道、
傲娇、毒舌、
纯情五夫临门……

LAOYE
YOU
XI

著

随宇而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爷有喜. 1 / 随宇而安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00-2928-6

I. ①老…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4146号

老爷有喜1

随宇而安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俊琴 辛蔚萍
特约编辑	廖晓霞
装帧设计	Insect
封面绘制	容 境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79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928-6
定 价	36.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3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李莹玉语：我
这人五音不全，荒
腔走板，所以一会
儿不靠谱，一会儿
不着调……

——题记



LAOYE
YOU
XI



有爱的青春陪伴者



第一章.....001

老爷有三夫四侍

第二章.....014

老爷要抓奸

第三章.....029

如果还有梦，就去追；如果你想睡，
想睡不能睡……

第四章.....044

有人无耻，我冤枉

第五章.....057

方小侯爷何人

第六章.....073

少侠，我觉得你做人太失败了

第七章.....090

钱乃一味良药，有明目张胆之效果

第八章.....105

李莹玉，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第九章.....123

其实，我也喜欢你

第十章	142
老爷要干一件大事	
第十一章	161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十二章	176
也算“打是亲骂是爱”了	
第十三章	192
有件事，今天晚上不弄明白了，我一定睡不着	
第十四章	208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喝酒想吐……	
第十五章	225
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第十六章	236
燕离啊燕离，你改名字，叫燕不离好吗	
陈朝番外	255
微臣有罪	



LAOYE
YOU
XI

第一章

老爷有三夫四侍



我们陈国这地方，有钱就是爷，有奶就是娘，男人有钱，三妻四妾；女人有钱，三夫四侍，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男女平等。

可是被人叫老爷，这事其实我挺不乐意的，我当年怎么说也是十里八乡一枝花吧，叫着叫着，我这三七少女都被叫成了三八……

话说那一天，我正蹲在后院偷吃小油鸡，就听到莲儿咋咋呼呼地跑来，嘴里大声喊着：“老爷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我急忙把小油鸡往花圃里一塞，手在身上抹了抹，背过手抬头怒瞪她：“喊什么喊，老爷我好着呢！”

莲儿吐吐舌头，一张小脸通红，显然是喘的。

“老爷，三公子和四公子吵起来了！”

头疼，怎么又吵了，消停两日行不行？

齐人非福，古人诚不欺吾。

本来吧，我的爱情就像一匹马，两个人骑说好听点叫亲密无间，说实在的还嫌挤，之所以发展成四驱马车，纯属一失足成千古风流人物……

这一地鸡毛狗血淋头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我驾轻就熟地推卸责任，摆摆手道：“让二公子平乱去！”

陶二公子在外威震武林，对内也可镇宅，比我这老爷有用多了。

可是莲儿说：“二公子出门去了！”

“师父呢？”

“大公子在午睡。”

我郁闷，我烦恼，我揪头发……

这些个人，想躲着他们的时候一个个如影随形，等急需使用了，却又都寻不着！

远远听得“咣当”一声，老爷我的心碎得，捧出来跟饺子馅似的，于是用油腻腻的爪子抹抹眼角。

“让他砸，死命砸，唐三的账都记在陶二头上！”

“那四公子呢？”

我撇撇嘴道：“你当乔四跟唐三一样不拿古董当钱吗？也就三儿那败家子儿能把古董论斤卖了，他砸一件我都当赚的。唉……”我短促一叹，十足苦中作乐，其实肉疼得紧，这一声声砸碎了我多少只小油鸡啊……这么下去委实不是个办法……

莲儿犹犹豫豫地回了前院，我抻长了脖子瞧，确定她走远了这才回去花圃里找我心爱的小油鸡。

左右翻找遍寻不见，吃了一半的小油鸡飞走了？

“老爷……”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一个激灵，绷直了后背。

“老爷，你在找什么？”燕五的手指拨开我的头发，凉丝丝地在我后颈上摩挲，我继续发抖。

“我在看蚂蚁搬家……”声音越来越低。

“哦？”一只手握住我的肩膀，把我扳正了面对他，“那么，这只小油鸡应该不是老爷你藏起来了的？”

我的视线追随着他手中的小油鸡，用油纸包着，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燕……燕小五……”我咂吧了下嘴，舔了舔下唇，渴望地看着他，“老……老爷最疼你了……”

燕五冷笑一声，空出的一只手捏住我的下颌，拇指指肚在我唇畔摩挲：“你啊你，偷吃都不知道擦嘴。”

“什……什么偷吃！”我脖子一梗，底气不足道，“老爷们儿的事，能叫偷吗？”

燕五这厮，长了一张俊脸，可惜笑起来着实煞风景，对上他家陶二哥还算笑得颠倒众生，对上老爷我不是冷笑就是奸笑，平白坏了他一副好皮相。

我那句话一说完，燕五嘴角一勾，阴恻恻道：“你越发长进了，敢这么跟我说话！”说着，手一扬，我的小油鸡就这么飞出墙外了……

噢噢噢……路漫漫兮小油鸡，吾将上下而求死……

为何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那小油鸡爱得深沉……

偷吃鸡不成，我心口一抽，“哎哟”叫了两声，缓缓趴到地上，嘴里大声叫着：“哎哟哎哟，疼死我了，我的心好疼啊……”

“老爷，你又怎么了？”燕五双手环胸，笑眯眯、懒洋洋地低头看我。我幽怨地抬眼瞥他，这招对他不管用，他燕离燕神医，望闻问切只需第一步便知道我是真死还是装死，可是我们家唐三、乔四吧，明知道老爷我是装死，还是会心急火燎关心则乱。看吧看吧，果然还是唐三那个火药桶跟乔四那个闷葫芦疼我。嘿！

这么想着，我自己先酸了一把。

“起来。”燕五说着，脚尖轻轻踢了踢我的侧腰。

去尔娘之……这样对我一个纤纤弱质女子……

我心里那个咬牙切齿，表面上装得气若游丝地爬了起来，被燕五拉进怀里，一只手假模假式地搭上我的手腕：“嗯……你这是欲求不满所引起的虚火上升。”

“是啊是啊，欲求不满，欲火攻心，我还是早点死一死好了。哎哟！”又被掐了一把。五个公子里，就数他最喜欢欺负我了！

燕五凉凉道：“老爷，你祸害遗千年，有我燕神医助纣为虐，你

一定死不了。”

我抽了抽嘴角，在他胸口掐了一把。

他“嘶”了一声，咬牙道：“老爷，你的爪子忒油了！”

我继续在他身上抹了抹，同时转移话题：“小五，你陶哥哥哪里去了？”

“陶二要养你这个米虫，哪里像你这么清闲，躲在后院偷吃小油鸡，要让他知道……哼哼，嘿嘿……”燕五眯着好看的凤眼，露出想让我不好看的微笑。

嘁，威胁有用的话，老爷我早已尸骨无存了！

“陶二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含糊，直接问他。

“慢则三天，快的话，你吃晚饭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了。”

呜呼哀哉！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燕五鄙视了我一下：“你满门心思都是小油鸡，就没关心过陶二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谄媚一笑：“哪里，我还关心你呢，我就知道燕小五一定时时刻刻监视着老爷我的一举一动！”

燕五抽了抽嘴角：“他昨天走的，说是回白虹山庄一趟。人家大庄主为了你这么个祸害放下偌大基业来给你赚钱养‘侍郎’，真是闻者心酸，见者泪流啊！”

你说他当什么神医呢，纯粹误入歧途，他要去茶馆说书，酒楼都得挤爆，他要去当说客，我们陈国早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小五，你去前院看看，看唐三、乔四熄火了没有？”我听得“眶当”声频率渐低，对燕五说道。

燕五回头看了一眼：“想必已到收官阶段。你说吧，要不要把唐三、乔四的武功废了？”燕五认真问我。

“别了。他们吵架的时候不是没拿出真本事吗？”就唐门少主和暗门少主的火力，要全开的话，我这李府早就一片狼藉了。

当初说好家斗不许动用武力，我果然是有远见的人——这一群人

里，也就我战斗力最弱了。

每思及此，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把燕五推去收拾战后废墟，我摸了摸仍饿着的肚子，抬头看看日头位置，估摸着师父也该起身了，便脚下一拐，往沈园跑去。

沈园掩映在竹林之中，远远看着便感觉有凉意扑面而来，让我那个心旷那个神怡啊！

人未到声先到，我大声喊着：“师父啊，玉儿肚子饿了……”

小竹轩里，那白衣曳地、青丝披肩的仙人便是我的亲亲师父了。

我二话不说，直接爬到他膝上窝他怀里，闻到他身上不同于燕五的茶香，我舒服地叹了口气。燕五身上的药香，初识他时闻着还好，但真正经历了那么一段时间，我是闻香色变了。

我们李府的沈大公子果然就是不一样，清约庄重，温柔似水，清雅如菊……

师父揉了揉我的发心，含笑道：“刚从燕五那里过来？”

我叹了口气：“师父神算。”

师父笑着从我头发上抽出一根草药梗，那燕五，就爱使这些小心眼，早知道他不得见我师父，就因为我喊别人都是二三四五地叫，只有师父是特别的。

我抱着他，鼻尖在他胸口蹭了蹭：“肚子饿了……”

他每日到时间必然要午睡半个时辰，睡醒之后便要饮茶吃些茶点，然后舞文弄墨，看看书下下棋。这个习惯几年如一日，若有人打扰了他休息，他虽然不会像唐三、乔四那样暴跳如雷，但嘴角的弧度会减个三分，眼里的笑意减七分。我师父向来下了朝堂，便是极温柔一人，眼里必含十分笑意，曾有人说，当东篱居士眼里没有笑意的时候，便是陈国覆灭之时。

这话说得虽不中，亦不远矣。

沈园的茶点师傅手艺一流，茶点别致可口，即便是我这样的肉食动物都忍不住食指大动。

就着师父的手吃了两碟茶点，顺便吮了一下他的食指，仰头看到

他耳后的一片淡粉色，我心里那个荡漾啊，连失去小油鸡的心痛都治愈了。

“玉儿，以后别偷吃小油鸡了。”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

不就偷吃只小油鸡嘛，什么事儿，弄得像是我作奸犯科了，师父还这么痛心疾首……

师父接了我一下，亲亲我的额头——真是敷衍的蜻蜓点水——知道前丞相大人脸皮薄，我就知足常乐了。

“玉儿，你身体不好，要好好调养，不可贪一时口腹之欲。”

师父师父，果然是好为人师。

“我好久、好久没吃肉了……”我郁闷，我烦恼，我揪头发，
“师父，没肉吃，会死人的……”

“燕五给你安排的菜谱我看过，怎么会没有肉呢？”

“啊！”我欲哭无泪，“都是药膳，没一点油水，我要吃香喷喷油腻腻的烤鸡！”

“玉儿……”师父又叹了口气了。

我眨巴眨巴眼睛看他，对着他白皙纤细的脖子猛吞口水，眸若秋水含烟，唇似樱蕊多情，难怪当年那么多人为他断了相思肠，他一朵鲜花却插在了我这坨牛粪上……

呸！诸葛亮说了，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

“师父，不吃小油鸡也成。”我挠墙——没墙，就挠师父吧，
“让我吃了你吧！”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犯了色戒了。燕五说我欲火攻心……还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没办法，对师父花痴，这个毛病多少年都改不了了。七岁那年遇见他，我就知道这辈子栽了。

师父身子僵了一下，不过他大概也习惯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等你什么时候不偷吃了再说吧。”师父淡淡飘来一句，砸得我眼冒金星。

不偷吃，光明正大地吃就可以了吗？

三元状元沈东篱的话可不能只理解表面意思啊……

我托着腮沉思，脑门上又挨了一下，委屈地捂住额头看去，便见师父眉梢微挑，眼波潋滟地瞪着我：“不可胡思乱想。”

师父还真是了解我……

我吃饱喝饱，躺在师父怀里听了一会儿琴，听师父用低缓的声音讲了几个故事，眼皮渐渐沉了，恍惚想起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还没做，什么事呢？

天黑的时候，陶二还没有回来，我张望了一会儿，忍不住肚子饿，先动了筷子。

燕五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是饿死鬼投胎吗？怎么食量这么大？”

莲儿掩着嘴笑：“老爷是色鬼投胎。”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我幽怨地瞪了莲儿一眼：“有什么差别，反正都吃不饱……”

当场有几个人被茶水呛到，脸皮薄者如师父、乔四都低下了头，唐三对我使媚眼儿。燕五就坐在我旁边，直接凑到我耳边吹气：“这么幽怨，可是在怪我们没尽力？”

我打了个寒战，我只是对师父幽怨罢了，你们别会错意……

但我没胆子这么说，只有闭嘴，吃饭。

我多么想念我的陶二哥哥啊，有他在，这群人哪里敢造我的反呢？连燕五都对他服服帖帖，真不愧是当盟主的人。

吃过晚饭，我领着莲儿上街，哦不，是莲儿领着我上街。

我们家，名义上我是老爷，事实上的排位是陶二最大，因为他是武第一，以暴制暴，又赚钱养家，正所谓有奶就是娘……排第二的是师父，因为一群武夫里面，就他有学问，他是文第一；三四五基本上算是并列第三，因为谁也不服谁；紧接下来就是莲儿，虽然她不是管家，但是她管我；（老爷我好想哭泣TT）然后是红鹰，它是陶二的爱

鸟，每天吃得都比我好……然后是××，××，×××……

走到东大街的时候，终于排到我了，排我之后的就是李府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到此完。

今儿个是上元节，东街口的百年老树下站了一堆年轻人往上抛红色绸带，听说是在上面写了心愿，如果抛上枝头，愿望就会实现。

莲儿似乎挺有兴趣，回头对我说：“老爷，你要不要也来玩玩？”

我瞥了她一眼，淡淡道：“钱袋在你手中，你想玩就玩吧。”

因为陶二说，女人有钱就变坏，所以我在家里是最穷的。

说得我都想哭了。

莲儿大概是看我脸色着实不善，便过来安慰我说：“老爷，别伤心了，来抛个红绸玩玩吧。”

树底下有人在卖红绸，一条二十文，简直是抢劫，都够我买一只小油鸡了！

陶二说，李莹玉的世界都是由小油鸡构成的，小油鸡是我的一般等价物。简直是一语中的。

我哼了一声，说：“把红绸全部买下都不够写完老爷的心愿！”

莲儿也学我的样子，哼了一声，双手抱胸：“老爷，你也太贪心了吧！”

我掰着手指低声数：“一愿每天都有小油鸡吃，二愿师父主动献身，三愿小三小四不吵架，四愿燕五别灌我喝药，五愿陶二给我零用钱花，六愿莲儿对我温柔一点……”

莲儿满头黑线地打断我：“老爷，你别太过分啊！”

我蹲到树下画圈圈：“我就知道你们不待见我……”

莲儿给了我一条红绸：“只准你许一个心愿！”

这不是为难人嘛，我宁愿她直接给我二十文钱，那我立刻就能实现第一个心愿。

我忧郁，我烦恼，我揪头发……

最后，我写了一个心愿：“愿我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随心所

欲、自由自在……”

把红绸上都写满了字，我这才满意地收了手，抬头四望，却不见了莲儿……

我蹲得太低，她看不到我了吗？

也是，人这么多，容易走散嘛。我呵呵地笑……

正想着，屁股上便被人不小心踢了一脚，我以一个非常不华丽的姿势向前扑倒。

“哎哟……”我皱着眉哭叫。要是让我们家那几口子知道有人敢踹我屁股，那这人肯定一辈子都坐不了板凳了。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老爷我打得，你打不得。

这种时候一般来说应该要有个翩翩佳公子从天而降，对我伸出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深情款款地说：“你没事吧？”

然后我痴痴傻傻无比娇羞地握住他的手站起来，撞进他怀里……

而事实是我早已过了这么个青春的年纪，如今的我满腹怨念，如欲求不满的怨妇诅咒着漫天神佛，揉着屁股站起来，又陷入人流之中，被推推搡搡地不知走向何方。

等我停下脚步时，终于发现自己所在了。

江畔三连画舫，选花魁哦！

有热闹看了！

我一把扔掉被人踩得稀烂乌黑的红绸——这从侧面说明了我的心愿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一个箭步冲入人群之中。

三连画舫，只闻其名，从未亲临啊！

这是洛城最有名的销金窟，不单为男人提供服务，也接受女性生意，听说里面端茶送水的姑娘放一般青楼都能当花魁了。

我们陈国就是这点好，民风开放，男女平等。男人女人都一样，有钱有势就可以三妻四妾三夫四侍，有百花楼，也有百草楼，只要钱到位，管你是男是女是人畜生……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

我虽然有五个侍郎，但我没钱，这是真的。所以有钱人都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等着投标，而我等贫民就只能挤在江边远远看个热闹。

我扶了扶被挤得有点歪的发冠，这时候还是扮成男子出行比较有优势。虽然说男女平等，但女人还是比较矜持的，也就是说闷骚，她们一般不会这么和男人挤，再说今天是选花魁，女人就比较不爱凑这热闹了，一来打击自己，二来也怕被人误会自己有特殊性趣。

不多时便听到三艘船上传来齐声一响，冲天烟火映亮了半个江面，我捂着耳朵仰头傻笑，这时候除了傻笑，我找不出其他表情了。

因为借着火光，我分明看到了我们家据说回白虹山庄办事的陶二公子了。

此刻陶二公子一身湖绿锦缎，手执乌木金丝扇，眉飞入鬓，气宇轩昂，江上清风微动，拂起他耳边的发丝，真叫一个撩人。

他对面那姑娘看得眼睛发直了吧。

陶二你还对人家笑……

老爷我心里酸着，比吃了青杏子还酸，恨不得在他俊脸上踩两脚，印上“李老爷私人物品”！

不行了，老爷我心口又要疼了，我捂着胸口往回挤，什么花魁大选，我也不看了。

可是刚挤出人群，我又后悔了。

娘之，凭什么就准你嫖，不许我瞄！平时上三连画舫不带我就算了，现在还瞒着我！

有钱了不起吗！

我决定了！

我要去吃霸王鸡！

我往反方向走，一溜烟跑到三连画舫正门。

三连画舫是三艘停泊在港口的画舫，前门正对大街，后门临着江面，此时花魁大选在江上进行，人都跑到那边去了，这一边人反而比较少。

大概是看我穿得齐整——话说，爷这一身衣服当了都比爷值钱，两个艳丽女子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了进去。